

海島上的火光

少年兒童讀物



东海文藝出版社

少年兒童讀物

海島上的火光

李昌達 著

孫光基 插圖



東海文藝出版社

內 容 介 紹

本書寫一個失去父母的孩子，在人民海軍的照顧和影響下，怎樣成為一個勇敢而頑強的人。某次，他和當地的老百姓被蔣匪軍綁去關在海島上，他想出辦法逃走後，很機智地在山頂上燃起煙火，報告解放軍，把大家救了出來。

海 島 上 的 火 光

李 昌 達 著

孫 光 基 插圖

※

東海文藝出版社出版

(杭州武林路 138 號)

浙江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02 號

地方國營杭州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浙江分店發行

※

開本 787×1092 紙 1/28 印張 1 字數 12,000

1967 年 4 月 第 一 版

1967 年 4 月 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5,620

太陽往西邊一歪頭，吞口里就熱鬧起來，千舟萬篷一齊往這邊移動，轉眼間，一隊隊沉甸甸的漁船靠到沙灘上，海螺嘟嘟的招呼着，嘞嘞嘞的落篷聲，抬魚的嗨嗨嗨的唱着，一片喧嚷。最後邊是兩隻小巧的炮艇，發動機轟隆轟隆的和進來，拉着長長的汽笛，在密密麻麻的漁船後邊拋了錨。

沙灘上站着的一羣孩子吵動起來了，都尖聲叫着：“拋錨了，拋錨了……”一個十二三歲的男孩子開始脫衣裳，從上到下，剝得精光，夾起兩個花皮大西瓜，一頭扎進海里。“水山！水山！”一個八九歲的女孩對着海里叫道：“送到那飄兩面旗的砲艇上，那裡的叔叔送過我好幾枝鉛筆哩！”水山早不見了，在一排排的船縫里穿來穿去，游呀，游呀，水山側着小腦袋，兩隻腳一伸一縮，越往外去，漁船少得多了，浪却更大。當一個浪把水山頂得高高的時候，他看清了，自己已游到兩隻



砲艇的中間，連沖洗甲板的水兵叔叔的臉也看清了。水山一高興，瞥了口氣，一下子沖到艇舷，他想把西瓜先托上去，然後輕手輕腳的，不讓叔叔們知道，突然出現在甲板上。可他怎麼也不能把西瓜托上去，另一隻手又不能幫忙，只要松一松，西瓜就會叫海浪沖走。沒辦法，水山只得叫起來：“叔叔！海軍叔叔！”那個黑大個子水兵聽到叫聲，飛快地扔下手中的拖把，跑過來用一隻手把水山提上了甲板。水山赤條條，水淋淋，把夾得緊緊的兩個大西瓜放到甲板上，西瓜比他的小腦袋大好几倍。

艇上的水兵都圍了過來。黑大个子水兵抓住水山的兩條胳膊，問道：“从那兒游來，小鬼？”水山指着千百根桅桿遮住的沙灘。“唷！水性不坏呀！”黑大个子水兵伸了伸舌头。“小水鬼，够条件到艇上來当个水兵，願意嗎？喂！叫什么名字？”水山想說：“我叫水山。”又一想不对，赶忙把“我……”嚥了下去。看到好多叔叔对他笑着，从上到下打量他，水山难为情起來。他以为艇上一定很好玩，这次向中隊長又要求又保証，才得着这个机会；可是現在，甲板象火燒一样，燙得脚底好痛，光背上还搯着个大太陽，很不是个滋味，便赶紧叫道：“我們是魚喬小学的，沒有名字。”說着，一头扎下去，碧綠碧綠的海水濺起一朵水花，水山不見了。甲板上的水兵都同声叫起來：“錢！小鬼，忘了拿錢啦！”水山随着一个大浪冒了出來，回头調皮地一笑，又鑽進了水里。水兵們知道上小鬼的当了，黑大个子水兵連雪白的水兵服也不脫，就‘撲通’跳下水，兩手舞动着追上去。不一会，就赶上了水山，水兵的大手伸过去，水山急忙鑽進水里；水兵也鑽下去，水山又冒了出來，象条溜滑溜滑的泥鰍，怎么也捉不住水山。他一会冒出來，一会又鑽下去，咯咯的笑着，一直到沙灘

上，水山鑽進了孩子堆里。

黑大个子水兵黃濤也追上沙灘，孩子們立刻把他圍了起來，七嘴八舌地叫道：“我們不要錢，叔叔。”

“叔叔真小氣……”“叔叔，聽我說。”一個袖上掛三道紅條的女孩一本正經地說：“西瓜是我們中隊自己種的。種的時候我們就訂了計劃，揀最大的送給海軍叔叔。這是愛國計劃。收了錢就是不愛國了。”黃濤正不知怎麼做好，孩子們叫起來：“輔導員來了，輔導員來了……”只見水山拉着一個短髮姑娘跑下來，跑得那麼急。姑娘走到黃濤面前笑着說：“滿足孩子們的要求吧！同志，給了錢，他們反會不樂意。今晚，我們在沙灘上開營火晚會，孩子們邀請你們參加，要是你們能來講幾個戰鬥故事，孩子們會更高興……”黃濤看見孩子們都眼巴巴的等他回答，便一口應允道：“要是不出海巡邏，我們一定來。”孩子們立即響起了熱烈的掌聲，有的高興得尖叫起來，弄得黃濤有點不好意思，他找到水山問道：“叫什麼名字？不告訴叔叔，今晚不來。”

“水山。”水山小聲地回答後，就鑽到孩子們的后邊。

“水山，晚上見！”黃濤朝他做個鬼臉，跳下水，朝艇上游去了。

二

天黑下來了，星星一顆一顆從天幕里鑽出來，轉眼間滿天都是。漁火一盞盞的亮起來，轉眼間比星星還密，還亮。月亮也在東山後滾出來了，象個大銀盆。月亮，星光，漁火把沙灘照上一層銀光。潮退了，退出好大一片沙灘，又平、又軟又清涼。孩子們圍成個大圓圈，水兵叔叔隔在孩子們中間，大家放開了嗓子唱起來：孩子們唱了，拉水兵叔叔唱；水兵們唱了，又拉孩子們唱，再合起來唱。孩子們的嘴張得大大的，讓潮濕、清涼的海風灌到肚子里，多舒服呀！

跳舞了，漁寮小學的孩子跳了個“海上怒歌”。情節是這樣的：漁人出海了，吹着海螺，唱着漁歌，歌聲忽輕忽重，忽遠忽近，合着快樂的笑聲，真是一片丰收景象。突然，海上出現了蔣匪的機帆船，漁人們把一筐筐的鮮魚推下海，揚帆就走。只有一只漁船和敵人糾纏了半天，最後給機帆船追上，蔣匪要抓走年輕漁人。那年輕人是水山扮的，他圓睜着大眼，在蔣匪中間飛快地旋轉着，一個蔣匪也不敢靠近他。最後，年輕人抱着個

蔣匪軍官跳下海去……海上又响起了歌声，这歌声是悲愤的，激昂的……

水山跳完舞，眼睛里闪着泪花，偎到黑大个子水兵

黄涛身上。黄涛

捧起水山的脸，

轻声问道：“水

山，你怎么哭

啦？”水山擦一

下眼睛，装出笑

脸说：“谁说

我哭啦。”“没哭，

别哄人啦！”一

个孩子把嘴凑到

黄涛的耳根边，

小声说：“叔叔，

他阿爸就是这样

叫蔣匪抓走的。”

黄涛心一沉，更紧紧的搂着水山。“水山，别瞒着叔

叔，家在哪里呀？”水山站起来，把小脸贴到黄涛的颊

上。“在甬岛，叔叔看，那不是？”在水山指的方向，



銀灰色的海面上，一片黑黝黝的島影，巍巍的象只老虎正在打瞌睡。

堯島是个空白小島，和大陸只隔一条海面，它象“壺鎮”的一座大門，前年蔣匪到这里搶劫，就把它当作跳板。島上有些是覺悟的羣众，一發現敌情，山頂就燒起一堆火，向大陸报信。島上有五六十戶人家，年輕人不多了。有的叫蔣匪抓去，有的上了大陸，留下的人都暗暗的和我們有些联系。水山把什么都告訴了黃濤。他說：家里就只有爺爺一個人了，爺爺頂喜欢他，每次到鎮上賣完魚，就買了本子呀，紅綠鉛筆呀，帶了好多好东西來看他。他又說：阿爸被抓走有兩年了。那时魚打得不多，要多打就得冒險。阿爸常常喝酒，喝得滿臉通紅，就罵起來，罵世道不好，罵我命里注定是苦鬼，不准我跟着出海。他賣了东西送我進学堂……忽然，看見天上划過一道流星，水山打了個顫顫，緊緊抱住黃濤的胸脯說：“叔叔，爺爺常說，天上落掉一顆星，地上就要死一個人。我不相信迷信，可是自从阿爸抓走以后，天上飛流星我就害怕起來，阿爸会不会死了？……”黃濤捂住水山的嘴“別瞎說，水山，好人是容易死的。”水山高兴地說：“阿爸不会死的。阿爸是好人。

叔叔，你們解放台灣會看到阿爸的，阿爸在做苦工，他比你還要高，還要黑。”

黃濤的心情本來很沉重。幾年來，他戰鬥在浙閩沿海，經常碰到這樣的人：失去了爸爸的孤兒，失去了丈夫的年輕少婦，失去了兒子的老人。看到這些人，他心裡就沉甸甸的，象壓着塊石頭似的。現在，他倒輕鬆起來，被水山的天真感染了。是呵！當自己用砲火開闢出道路，踏上台灣土地的時候，他又會遇到好多這樣的人來問他“我的妻子可安好？我的孩子大了吧？我的阿爸還活着嗎？”

月亮悄悄地爬到頭頂，星星擠到一塊睜着眼睛，漁火一盞一盞暗下去，愈來愈稀，連最後的一盞也熄了。漁人都熟睡了，只有砲艇還閃着一紅一綠的燈光，探照燈的光柱時而射到遠處的海面。

晚會就要結束了。黃濤拿出一把五六寸長的小鋼刀來，小刀雪亮，閃着寒光。他對水山說：“小刀是美造砲艦的鋼板鑄成的，這只砲艦給我們打沉了。這是勝利品，給你留個紀念吧。”水山象拿到寶貝那樣高興，拉着黃濤的手，長久不放。當黃濤的小舢板消失在一大片桅桿後邊的時分，水山還站在空曠的海灘上。沖上來的

潮水灌了他一鞋子，他还不走。輔導員一催再催，他才慢慢的往学校走去，胸前揣着那把冰涼冰涼的小鋼刀。

三
大清晨，一輪紅日把海上的薄霧染成了粉紅色。黃濤正在甲板上做廣播操，远远的听见：“黃叔叔，黃叔叔……”象是水山在叫他。順声音看去，一只漁船扯着滿篷，斜着插過來。船头上站着的正是水山，他揮动着小手：“黃叔叔，爺爺接我回去过暑假啦！”黃濤看清掌舵的是个六十开外的老头，滿臉黑鬚子，眯起眼对他笑着。他便高声說：“老爺爺，前边不大太平吧？”水山爺爺仰头哈哈大笑起來：“不比从前啦！有你們大軍同志保护着，我們那天也过着太平日子。哈哈……”船很快擦过艇舷，走远了，水山还搖着臂膀。忽然銀光閃閃，黃濤認出是那把小鋼刀。

水山剛剛賭了場气，他不願意离开学校，兩年來一直沒离开过，捨不得和云珠、海鬧、沙宝等小朋友分手。他們訂了暑假活动計劃：教會云珠游泳，和海鬧、沙宝划小舢板，划到海浪最險的黑狗岬，去采紫菜，到

岩洞里揀最好看的貝壳。他更捨不得離開黃叔叔；好不容易才認識個海上英雄，就分開了，要好幾個月看不見他。水山又懂得爺爺疼他，一個人在孤島上多寂寞，沒有人聽他的故事，沒有人幫他煮飯燒茶，怪可憐的爺爺！想到這，他賭完氣，就乖乖的上了船。

一跳上堯島，水山又高興了，多新鮮哪！不管大人小孩，男的女的，臉上浮着笑容，不象以前那樣愁眉苦臉了。燒焦的石头牆上，蓋着新的茅草屋。漁船多了好幾只，人也顯得多了。爺爺告訴水山，蔣匪一年多沒有來洗劫了，往後也不敢來了，日子要越過越好。水山歪着頭反駁爺爺：“爺爺，老師說過，台灣一天不解放，蔣介石就一天夢想着反攻大陸。看吧，說不定還要來擾一陣哩！”爺爺大笑起來，自管自說：“小孩子懂得什麼……”

島上最高的半边山，巍巍的攔在面前。水山想起來了，山頂有老大一堆干茅柴，大前年冬天，阿爸抓走以後，爺爺常披着件破棉襖去放哨，發現敵情，就燒起干柴堆。

從這邊看：山是圓圓的，那半边可險了，象給大斧劈去似的，盡是筆直筆直的石崖，低的有五六丈高，高

的有几十丈。岩脚下，黑色的海水乱蹦乱跳，轟隆轟隆。往下看，心都要縮起來。水山想，要是在那邊練習跳水該多好！過去一直不敢跳，要是今天沙寶、海鬧也來了，我一定跳給他們看看。

水山在家住了一天就厭煩起來。一個朋友也沒有，做啥都沒有興趣。云珠托他揀點稀奇古怪的貝殼，好湊成各色各樣，寄給北京的少先隊員，他也懶得去拾。

他忽然想到上懷高伯伯家去玩。懷高伯伯和爺爺最好，在一條船上打魚。懷高伯伯有一手好槍法，可誰也不知道他的槍藏在哪儿。蔣匪曾好幾次扮做漁民來抓他，都給懷高伯伯打了回去。水山記得懷高伯伯愛好喝酒，可從來不讓水山嚐一口；他說喝酒最會壞事，後來不知怎麼竟然戒掉了。懷高伯伯一看見水山，一下子把水山抱了起來，親了又親，硬板刷似的鬍子擦得水山好疼，一股酒氣直鑽到水山的鼻孔里，嗆得他咳嗽了好一陣。“懷伯伯怎的又喝酒了？”水山裝作不高興的說。懷伯伯嘆口氣，自言自語地說：“孩子倒底是孩子，不比從前啦！現在喝酒誤不了事，只有叫伯伯高興。”水山一眼看到牆角掛了枝長槍，去摸了摸，弄了一手銹。水山奇怪起來：“懷伯伯，大白天把槍拿出來，不怕

坏人來搶去？”怀伯伯撫摸着水山的光头，眯起眼把水山上下打量一陣說：“水山，你上大陸唸了兩三年書，我看倒沒以前伶俐了。蔣匪大隊伍不願來，小小的几个毛土匪，敢伤你伯伯一根汗毛？”接着，怀伯伯告訴水山，去年这个时候，蔣匪吃了好几次大虧，打算先拆掉我們半边山的报信台，消滅我們一夥地下民兵。那天，來了兩只漁船，船在海里我就看出有毛病：兩面雪白的帆，兩只‘白底’拖在船尾巴上。我們漁家有个習慣，帆要漿过才下海，平时‘白底’都攔到船板上。船开進淡岙，也不下錨，就下來五六个便衣。我躲在石头背后，不慌不忙地这里打一槍，那里打一槍，那个搖櫓的先下海洗了澡，其它几个在小‘白底’上团团轉，胡乱的放着槍，死屍也顧不上撈，慌忙往大船上撤。我們一槍一槍的后边追，把兩張帆打得尽是窟窿……从这以后，毛土匪不敢來了，就是來也是自討苦吃。你伯伯一根汗毛他也別想碰着。

怀伯伯越說越有勁，越說越得意，順手从桌上提起个瓶子，仰起脖子，咕嚕咕嚕的灌了兩口酒。水山瞪着圓溜溜的眼珠，有点弄不明白。他想，怀伯伯真有胆量，可是老师說过，不警惕的人是要吃虧的。



天黑了，怀伯伯给水山讲了几个古老的传说，便和水山一道睡了。半夜里，怀伯伯的鼻息象雷一样吵醒了水山，水山忽然想起，怀伯伯每晚都要去半边山放哨，今晚怎还没去？他推醒怀伯伯，怀伯伯告诉他，现在不用天天放哨了，风声紧才放，这几个月没啥风声。说着，翻个身睡着了，鼻息又响了起来，不知什么原因，

水山总睡不着。

四

太陽一掉進海底，海的四周就拥起大塊大塊的黑云，帶着風，賽馬似的挤過來，把最后一顆星星也遮沒了。天黑得伸手不見掌，風貼着地皮嗚嗚的呼嚶着，一陣陣的細沙往漁家的小門小窗上撲去。

水山爺爺被怀高伯伯叫去喝酒了，水山一个人躺在床上，也不点灯，手里玩弄着那把鋼刀。小屋象只大鉄鍋，死死的扣着，黑得更厉害，只有水山手里的小刀还闪着白光。

別看水山不声不响的躺着，他的心早已長上了翅膀，象只海鷗飛得老远老远。他飛到了学校，学校变新了，粉刷得雪白雪白，輔導員踏着風琴，教他唱歌，唱了个“劳动先荣”，又唱了“少年游击隊之歌”……他飛到一条小街上，打着海鬧家的門，叫着“海鬧，海鬧，快！一中隊和我們比賽划船哩！”……他又飛呀飛呀！迎着海風，穿过濃霧，飛到光滑的甲板上，小砲艇正和流星一样，飛駛在藍色的海面上，黃叔叔斜挂着冲